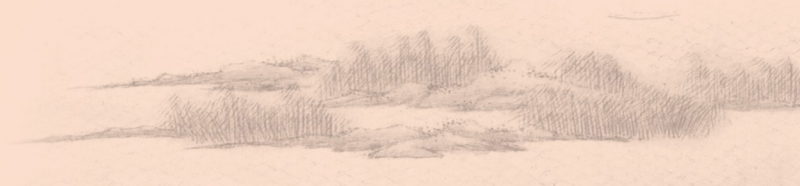


历史文化散文

秋天的守望



马强 著

别梦依稀在，大江日夜流。数十年风雨历程，内心情感的奋进与失落、激情与消沉、苍凉与坚强，以及并未完全泯灭的理想主义精神，积淀出苦难中见真情的苍凉之美。

超越时间回首往事，留在记忆中的是那些过滤掉无数平庸、伤感、烦躁甚至悲哀的灰色前尘，经过自然筛选而长存记忆的美好与感恩，没有仇恨，没有怨望，没有戾气，几多遗憾也随风吹雨打而去……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马强，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职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出土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西南交通地理文献，以及三国、唐宋史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出土唐宋石刻与中古社会》《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理论集》《出土唐人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等学术著作多部。

秋天的守望

马强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秋天的守望 / 马强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5643-7959-9

I. ①秋…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69637 号

Qiutian de Shouwang

秋天的守望

马强 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 × 208 mm

印张 9.875

字数 211 千

版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43-7959-9

定价 6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这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选集，也是一个遥远的残梦与约定。

古往今来，文学曾经是多少人的青春梦想甚至人生奋斗的事业，被一些人视为走向人生成功的天梯。人们都熟悉曹操之子——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在《典论》中的那句名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谓“文章”，大概指的是诗赋一类文字，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之主流，“诗言志，文以载道”，也是关乎文化人安身立命的大事。这些经典名言流传甚广，曾经被多少代人奉为圭臬，并为之顶礼膜拜。大凡坚守文学者行走之初都相信文学上关国家兴衰，下联个人成败。然而，历史上真正把文学做成“经国之大业”的人却寥若晨星，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其他职业，只是业余爱好或“票友”，偶尔为之，并未走上文学之路，只是大半生与文学若即若离，属于业余守望者。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心系文学已经相当遥远，但少年时代并无什么像样的作品可以回忆。高中时即开始写诗，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容大多为歌颂大好形势、步尘莺歌燕舞之类，偶尔写点少年理想壮志与迷茫苦闷之类，倒是经常受到语文老师表扬。记得当年临高考填报专业爱好一栏时，当时几乎没有多少考虑就豪情万丈地填写了“酷爱文学”四个字，以为以后就要走上文学之途，真如陆游所说“早岁哪知世事

艰”。现在想起来自己不觉莞尔，但也为当时的雄心壮志所感动，这大概是每一个文学少年都曾有的文学之梦。只是上大学后并没有被中文系录取，而是阴差阳错地进了历史系。尽管有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的民间说法，但我当时并没有沮丧，反而暗自欣然。自古文史不分家，冥冥中似乎预感到这辈子注定要与文史结下不解之缘。因而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多少有些踌躇满志，在欣慰与憧憬中登上了北去西安的列车……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斗移星转，世事纷纭，几多成烟。回首如烟往事，大学寒窗苦读四年后，先干几年中教，又到地方师范学院任教，再负笈西蜀攻读博士研究生，于成都、重庆再就业。生活空间自汉中而西安，再从汉中而成都，从成都而重庆。自己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变换，从助教到讲师，从讲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负责人，每年要承担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的大量授课任务，身兼本地与全国学术机构的多项学术头衔，负责的省级、部级、国家级研究课题也接踵而来……几十年不间断地在职场忙，虽然也小有收获，出版了数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在一定范围内也赢得一些虚名，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岁月无情地让我两鬓染霜。与文学之职业渐行渐远，再难企及，但与文学之梦始终没有完全绝缘。虽然对文学的“初恋”早已时过境迁，但一直心向往之，甚至有时还有不自量力的冲动，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操早年一直跃跃欲试的长篇历史小说之“旧业”……

我们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生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同样

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内心情感经历的跌宕起伏、奋进与失落、激情与消沉、收获与挫折、苍凉与坚强、自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至今并没有完全泯灭的理想主义精神，大概在以后是很难复制的。童年少年岁月是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乡村度过的，虽然很小就辗转陕南乡村，过早经历人情冷暖，尝尽世态炎凉，但也收获了不可再得的基层乡村社会人生体验，其中不乏收获苦难、饥饿中的真情与美丽。当年那些曾经的艰辛与苦难，积淀下来的大多是一种苦难中见真情的苍凉之美。结束乡村生活回到城市读中学，正是波谲云诡的三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带给那一代青年人枯木逢春的希望。四年大学岁月，除了有一年沉潜于写小说、诗歌与剧本，其他时间基本上是在夜以继日地读史籍文献中度过。当时写过一些自由诗与仿古古诗，至今大多散佚，实际上也无多少价值。倒是曾经花费很大心血创作过一部冠名为《残阳如血》的历史题材电影文学剧本，并且承蒙母校中文系一位教授的青睐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虽然最终未能拍摄，但那时的激情与执着倒是让人颇为怀念。

大学毕业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陕南汉中一所中学任教，不久后调入本地一所师范学院做助教。正值人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春时期，事业的奋斗、去与留的困惑、爱与被爱的纠葛，闪现心头的常常是哈姆雷特式的焦虑与矛盾。此时文学界伤痕文学渐渐退潮，寻根文学正盛，特别是朦胧诗异军突起，“美丽的忧伤”成为那一时期流行的诗歌美学追求，对80年代青年一代颇有感召力。因此，我一度沉迷于诗歌，1986年在汉中与几个文学青年自行创办过一个颇为新潮的诗刊《太阳与人》，据说曾成为陕南不少青年文学

爱好者的手抄本。这一时期留下的一些诗歌残篇，依稀还能反映当时的心态。

岁月荏苒，不觉又过去好多年。别梦依稀在，大江日夜流。时间总是在履行宇宙间无情的法则，几十个春秋似乎一瞬间就走远了，将一代艰难守望者带入了人生之秋。韶华不再，远山如黛，近水如斯，虽然这辈子并没有走上文学职业之路，而是在另一史学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但多年来的文学爱好与“修养”同样令我受益无穷，给我的教学与研究以莫大的“助力”。特别是第二副业“历史美学”常常带给自己特殊的愉悦感，激励自己去做无怨无悔的、枯燥的“冷板凳”学问，而且上课、演讲总是能够获得众多学生喜爱和好评，这无疑给我带来一年又一年“教书育人”的信心与快乐，由此我更能深刻领悟“文史会通”的妙处。临近“桑榆”之年，自己渐渐变得喜欢忆旧，有时居然觉得过去的岁月有那么多真善美的东西值得追忆、值得眷恋！回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无论是饥饿孤独的童年、颠沛流离的少年，还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执教席的青年，抑或是生活渐趋稳定却倍感苍凉的中年，当你真正超越时间回首往事的时候，留在记忆中的往往都是那些过滤掉无数平庸、伤感、烦躁甚至悲哀的灰色前尘，经过自然筛选而长存记忆的美好与感恩，没有仇恨，没有怨望，没有戾气，几多遗憾也随风吹雨打而去，俯仰无愧天地，坦诚笑对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讲，苦难岁月也是人生的财富，不应漠视，更不必要让其在记忆中完全湮没。你走过的人生之途无论坎坷还是平顺，都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永远不能忘记曾经的真诚付出与真诚赠予。

唐人刘梦得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辈不才，没有“为霞尚满天”的辉煌，却有与国家风雨同行的艰辛与欣慰。前几年偶然草写的一篇历史文化散文居然得到朋友圈好评，大家纷纷建议可在业余时间继续写下去，这无疑是一种激励。于是，一旦有了感觉，就开始忙中偷闲草写一些文史随笔，居然也陆陆续续地“产出”了一二十篇随笔、散文。在几家微信平台推出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意料。

这部散文随笔就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历史文化散文随笔，自己认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走进巴山夜雨》《致敬古典》《布衣伟人——怀念卢作孚》《吴宓：最后的背影》《褒谷口之祭》《寻访仙人关》《秋风江上》《名门之后》《大唐：动乱年代的普通士庶》《跌宕的意象：唐宋诗中的关中与秦岭》等文化散文。这些散文或是在读史研史中的感悟，或是崇敬古典、怀念先贤之作，或者是在历史地理田野考察中触景生情。另一类则是个人经历中的回忆碎片，其中主要是童年与大学时代的一些人生片断。虽然多为凡人拾贝，但完全遵从纪实原则，从个人经历角度折射了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带有自述的“口述史”性质。上述或许就是这部散文随笔的价值所在吧。

近年来承蒙朋友们厚爱，大家都建议我将这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但对出版诗文集子我一直很踌躇。一是文学创作毕竟只是业余为之；二是积累的篇章多已佚失，余下的满意者不多，因此又放置了很久。但想想自己的文学之梦始终未曾真正放弃，寻寻觅觅、若即若离相伴四十载，也应该有个集子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纪念。于是，

在春节期间将能够找到的若干篇什重新阅读、修订，几经取舍，终于选定入选的文章，形成一部以历史文化思考为主，兼及人生回忆的散文随笔文集。原稿中本来还有若干诗歌（都是历经多年而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精品”），但考虑到新旧诗体兼有，诗文混合，与散文随笔混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因而这次就忍痛割爱了，俟日后有机会再单独结集出版。

感谢西南交大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庆斌先生，自几年前在达州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结识以来，他就一直对我关注、鼓励有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部散文随笔的结集与出版。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发仔先生为拙著原稿校核文字，付出了大量心血，纠正了不少错误，在此特表谢忱。同时也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我的同道师友及其家人。时正炎夏，金秋即将来临，就以此小书作为金色秋天里献给自己、也献给师友亲朋的一份吉祥小礼物罢。

是为序。

马强

2020年7月31日于西南大学荟文楼

目录

CONTENTS

- 001 | 走进巴山夜雨
- 010 | 致敬古典
- 017 | 布衣伟人
——纪念卢作孚先生
- 024 | 吴宓，最后的背影
- 030 | 寻访仙人关
——赴徽县参加吴玠吴玘暨仙人关战役研讨会侧记
- 038 | 褒谷口之祭
——纪念褒谷石门石刻淹没五十周年
- 046 | 永远的嘉陵江
- 060 | 秋风江上
- 085 | 蜀人捕猴杂感
- 088 | 巴人与战争
- 094 | 地理意象的跌宕：唐宋诗中的关中与秦岭
- 112 | 唐风宋韵中的巴蜀
- 121 | 名门之后
- 135 | 苏东坡的地理情怀
- 144 | 陆游：奔走在巴山蜀水间

- 158 | 诗魂长留巴蜀间
——苏轼、陆游两代诗人的巴蜀地理情结
- 169 | 东坡故里纪行
- 176 | 大唐动乱年代的士庶命运
——读唐人墓志札记
- 197 | 行吟于绝壁栈云之上
——汇编元明时期的蜀道诗随感
- 209 | 渭水河边的童谣
- 213 | 遥远的村小岁月
- 218 | 田坝中的小学
- 226 | 1974，难忘的村中一年
- 234 | 外 爷
- 242 | 转学汉中
- 248 | 最后的高中时代
——纪念参加高考四十周年
- 257 | 在赴西安的列车上
- 260 | 初至西安
- 263 | 走进我的大学
- 267 | 寻梦文学
- 274 | 参加“西安事变”
- 276 | 秦岭边的古刹一夜
- 281 | 初为人师：我的三年“青椒”岁月
- 287 | 《太阳与人》：一段文学青年的往事
- 292 | 追忆：大学时代的老师们
- 301 | 《勘探队员之歌》：跨越时空的眷恋

走进巴山夜雨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第一次读到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是童年时在陕南乡下祖母家布满灰尘的小土楼上。那时，在地委工作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于是我从城固乡下外婆家被转送到勉县乡下祖母家。一天放学后无聊，出于好奇，就爬上祖母家布满灰尘的小阁楼，竟翻出一大堆旧报纸包裹的各种文学名著，其中就有一本散发出书香与霉潮味的《唐诗选》。此书由马茂元选编，于20世纪5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黑黄粗糙的那种马兰纸，但文字印刷还是清楚的。在那个时代，《唐诗选》属于“毒草”，被列为禁书。包括其他一些中外文学名著，都不能公开阅读。阁楼上还有一些诸如《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林海雪原》之类的书，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匆匆送

回老家乡下藏起来的书。那时没有什么可读的儿童读物，因此当时拿起竖排繁体字的《唐诗选》，尽管许多字不认识，需要连猜带蒙，竟然也读得津津有味。说来也巧，当时随手一翻，首先接触到的正是这首“巴山夜雨”。读起来虽然懵懵懂懂，但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考上了大学。当时“伤痕文艺”流行，相关主题的电影纷纷问世。记得一次陕西师范大学放映露天电影，放的是一部当时颇受好评的《巴山夜雨》，好像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舍友们还为电影的取名争论过。影片演的是从重庆至宜昌的长江轮船上，一对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男女革命干部押解“犯人”——著名老诗人秋石赴京，押解者由冷漠监视、中途困惑最后被感化并毅然释放“犯人”的故事，据说是以四川老诗人流沙河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编剧、拍摄的。生于1931年的流沙河曾参与创办《星星》诗刊，经常写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讴歌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但1957年他充满自由奔放之美的《草木篇》意外地受到严厉批判。在劳改农场，诗人竟然收获了省歌舞团美丽演员何洁的爱情。电影《巴山夜雨》没有正面描写这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画面虽然有些压抑，但诗人秋石在轮船上忧郁的目光与沉默的面容，分明包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怀念，而“巴山夜雨”这一独特的唐诗意境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取名的“画外音”吧。

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和美丽凄迷的意象成为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自晚唐问世以来就广为传诵。看似不经意间灵感撞击出来的音符，拨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宋代以来唐诗研究学者一直众说纷纭，分别有

写于长安、利州、梓州、兴元等说法，并无定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说，弄清写作地点固然有意义，但更需要揭示的是其写作成因及其美学意蕴。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远方妻子的。但一般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妻子王氏已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李商隐何时知悉妻子的死讯不得而知。王仲荦、陈寅恪等考证这首诗作于王氏病故之后，原题应是《夜雨寄北》，到底是写给妻子还是情人？甚至还有学者推测说可能是赠答与李商隐同时并齐名的花间派代表诗人温庭筠的，不过后一说只是极少数的“干扰项”，响应者寥寥，可以忽略不计。如此，“寄北”的对象竟成了历史之谜。今天看来，这首诗题原创是《夜雨寄北》还是《夜雨寄内》，是写于巴蜀的梓州还是利州，是寄给妻子还是写给情人，实际上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以巴蜀地区特有的“夜雨”气候物象为衬托，写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深沉含蓄的爱情美学，以及作者在“巴山”浓密夜雨中营造的温柔凄迷、时空幻化的意境。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走进过这巴山夜雨，多少人深深陶醉在唐代那个温柔的秋夜，陶醉在浓密的雨声中再走也不出来……

也许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我向来推崇、赞美中国古代的爱情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无论是思慕、暗恋还是闺怨、思妇、悼亡、怀旧，往往都写得含蓄、执着、深沉、绚丽。从举案齐眉的相敬如宾，到为妻画眉的情投意合，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坚贞不渝，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那样历久弥新的铭心刻骨，都把男女之间基于性爱而又超越性爱的深沉爱情发展到极致，爱情诗的真善美也就不言而喻。

品读《夜雨寄北》，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才能表现的情景：同一个夤夜，间隔着绵延千里的秦岭、大巴山的夜幕，独在蜀地异乡的诗人在梓州东川节度府庭院廊庑下徘徊，潇潇秋雨无边无际地飘洒着，四周一片雨声。庭院中的树木（或许是蜀地人家最喜欢种植的石榴树）枝繁叶茂，静静地沉浸在秋雨之中。此时的巴山夜雨多么像情人绵绵无尽的思念，温柔而缠绵。借着窗口昏暗的烛光，院中的石雕蓄水池溅起密密水花，雨水渐渐渐满，溢出来又流向池外；庭院积水很深，成了池塘，雨点编织出一片空濛与迷离景象。爱人今在何方？今夜无恙乎？诗人的思绪飞越秦岭，飞越大巴山，飞越关中平原，飞到了长安。啊，长安，大唐帝国的京师，无数士人心目中的繁华帝都，今夜却只为一人的存在。当年李白笔下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是宁静美妙的长安月夜图，今夜却成了老杜笔下“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另一番景致。此时，长安城内某坊内小楼上，应该有一位美丽而憔悴的女子，披红倚窗而立，玉指托腮，向西南远眺，她透过密集的雨雨眺望远方那位让自己魂牵梦绕的“良人”。长安城此时已经完全静谧下来，无论是森严的皇城、宫城，还是棋盘菜畦般整齐的坊里，都已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与繁华，静静地入睡了。绵绵秋雨在天地之间淅淅沥沥，弹奏着长安秋夜曲，除了九街衢衢上巡逻的禁军走过偶尔留下几声喝令外，只有这位丽人今夜无眠，在没有约定的约定中心有灵犀，为远方的“良人”暗暗祈祷祝福。她相信那个让她牵挂

的男人也在思念着她。但关山万重，蜀道难越，只有暗自期盼相会的日子早点到来。女子的凤眼明眸略含泪花，略带潮湿的夜风轻轻地拂过她的如云秀发以及包裹着苗条身材的绣衣。她期盼与情人相倚于西窗之下，憧憬在夜深人静之时与爱人倾诉衷肠。说不完的相思，道不完的依恋，哪怕红烛已短，曙鸡已闻……然而，“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佳期如梦，彩云难归，美好的期盼毕竟只是幻想。今夜，有情人只能分别在千里之遥的秦岭、巴山南北，一个凭栏北顾，思念如绵绵秋雨；一个倚窗南眺，望穿秋水，与潇潇夜雨相伴。隔千里夜空对话，在梦中相拥剪烛，夫唱妻随，唱和这眷恋千年、感动无数人的绝唱。这就是唐人的爱情，这就是最具情感美学的古典爱之梦。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性别角色不平衡性。诗歌的写作主体大致以女性角色与口吻为主，而抒情对象则以男性居多。这似乎与男性大多在外征战、入幕、科举、游历，而女子则总是在家纺织、教子、赡养老人的分工不同相关。因此，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时，惦念、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团圆合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古代女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总体而言是含蓄、温婉、羞涩的，这从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汉代乐府诗中大量爱情诗歌中可得到证实。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是许多“思妇”“闺怨”诗实则出自男性之手，所谓替女子“代拟”，竟然同样写得细腻委婉，如泣如诉，悲伤感人。有意思的是，还有一部分“妇怨”诗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朝每代总有一些士大夫以“思妇”“臣妾”自喻，曲折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一片忠心无从送达，以求皇上